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周謨揚

厚齋易學卷二十七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二十三

經下篇 漸歸妹

䷴ 艮下巽上

漸

贊曰漸進也 又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正義曰徐而不速之謂漸

程正叔曰進以序為漸不越次也

朱子曰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

范氏曰内止而不躁外巽而不爭以漸而進不亦漸乎

蘭惠卿曰否之六三往之於外漸進一位進不躐等 又曰漸進巻亦以漸而進也

案物莫不有漸人之進退亦莫不有漸

案三陰在下之卦觀其爻之進退漸之成卦專在六

自三之四一爻為義經言女歸謂此也贊言漸進謂此也進得位謂此也止而巽又自孔子說經之例然六三一進上卦即成女下卦即成男下卦即成止上卦即成巽自有如此之義而立卦本指則蘭說是也

毛伯玉曰易未有兩卦明一義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愚曰漸非進也言以漸而進爾晉之進如艮之止漸進如大壯則止也義各有在不可以一律

求也

石明卦義

象贊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石明卦用

序卦曰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林黄中曰自艮之漸變六五一爻而成也艮之所以為艮者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變五一爻則二五

相應雖欲止焉不可得也

程正叔曰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

石明卦序

女歸吉

贊曰漸漸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

雜卦曰女歸待男行也

藺惠卿曰以漸而進者唯女歸為得其義媒妁問之卜筮決之父母命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親迎莫不有漸如是則吉

趙氏曰天下之事進必有漸然亦有不以漸者唯女之歸非漸則不可言必如女歸之有漸則吉也女子從人必待六禮之備各有其序不可遽合也

馮當可曰六四之陰進而居九三之上男下女之義也

張子厚曰女歸吉進得位指六四也

朱子發曰此以否六三之四言漸也自内而之外

也坤三之四成巽女往也乾四之三成艮男下女也艮陽居三巽陰居四男女各得其正矣易傳曰中二爻交也横渠亦曰九三六四易位而居葢後之傳易者自伊川横渠二先生漸以卦變言之矣彖六自内而往外有女歸之象自三之四其進為漸而九四來居於三為男下女又陰陽各得其位是以吉也少男長女本非匹也為有女歸之象因九來居三取義不論老少也

程正叔曰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重而為漸自卦體而言中二爻交也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上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位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

林黄中曰君子之窮通如四時之序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既出乎艮可以行矣而猶曰漸云者君子之仕女子之嫁也二五之外爻位皆不相應五近

乎四二近乎三又有害之者焉是故可以漸進而未可以遽行也

易道廣大亦可如此推測

朱子發曰臣之進於君人之進於事學者之進於道君子之進於德未有躐等而能進者而漸乃專以女歸為義葢禮義廉恥之重天下國家之本无若女之歸也

王景孟曰易中多以男女夫婦發其義者葢本陰

陽而作也見於造化則為天地施之人事則君臣也而其較然易知則男女夫婦焉天必得地而後成造化之功君必得臣而後致昇平之治男必得女而後有生育之理其相須之勢固如此也

右明卦占

利貞

贊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蘭惠卿曰否之六三往之於外由此一爻漸進之

故是以二三四五其位皆正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

程正叔曰初終二爻雖不得位亦陽上陰下得男女之正竊謂因三四之交則一卦陰陽皆正而二五君臣中正不𥘵故可正邦其位謂陽剛之位初三五是也初始五終三中也九來居三爲剛得中位易之取義无所不可不拘二五言中也

朱子發曰此謂九三或謂九五誤也審如九五則

當如无妄萃曰剛中而應同人曰中正而應也

毛伯玉曰進以正者其選之以德成之以禮風化之基也故曰正邦

陸希聲曰三五二四各得正位故曰利貞

朱子曰自二至五皆得其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程正叔曰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有其事必貞乃

得宜者大畜是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漸是也言女之歸所以吉利於此貞也葢其固有非設戒也

郭子和曰凡進以漸者必不失正進不以漸而失正者多矣

右明卦象

李子思曰序易者以八純卦自乾坤之後雜之於諸卦之中夫重震重艮未見其作用也故以漸歸

妹豐旅四卦繼之漸者艮與巽交也歸妹者震與兌交也豐者震與離交也旅者艮與離交也蓋以示陰陽之相配而或得或失所以見震艮之作用也嘗觀艮與三女之卦相交遇兌之少女其卦為咸則以利貞為取女之吉遇離之中女其卦為賁則以物不可以苟合為亨遇巽之長女其卦為漸則以女歸之吉為利貞大率男女之相合要不可不正其始其始不正其終必乖諸女之卦皆以徐

行待禮與艮止之性相合而後為吉為利可以長久而无患也

張敬夫曰艮上巽下為蠱左傳曰風落山女惑男

國語曰宵靜女德以伏蠱蠱女下於男所以為蠱蠱變則為漸 又曰兊上震下為隨彖辭曰元亨

孔子曰剛來而下柔以男倡女隨為義隨變則為歸妹彖辭曰征凶无攸利孔子曰柔乘剛也以女先動而乘男為義大凡陽上陰下則理順而吉陰

上陽下則理逆而凶蠱與歸妹皆二陰居上二陽居下故有邪慝之象漸與隨皆二陽居上二陰居下故有得正之象　又曰以卦體論之則蠱與漸相反以爻畫論之則漸與歸妹正相反葢漸之三陰處皆得正位又在内歸妹之三陰皆失其位又在外此漸所以為進得正而歸妹所以為不正而動也

右明彖義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贊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劉氏仲平曰鳥飛多亢唯鴻進有序而不亂

林黄中曰其飛不决起直上必有漸而致高

吕與叔曰干磐陸木陵皆所集而止之地亦有漸也

張舜元曰此卦全體有鴻之象

林黄中曰初承於六二互體坎為水故初有水湄

之象詩所謂鴻飛遵渚也

右明象

李季辨曰六爻列鴻羣鴈也乾六爻龍亦曰羣龍六龍鴻之飛長在首而幼在後此其序也

毛伯玉曰初六鴻之稚者也故曰小子

劉仲平曰大曰鴻小曰鴈詩稱鴻鴈或大或小非一故也鴻羣飛而小者最後恐失羣伴故危之而號呼號呼則羣必緩飛以俟之所以无咎承互體

之坎有言之象也訟之有言亦以坎也

右明占

郭子和曰一卦一爻之象天地萬物无不具焉聖人或取諸身或取諸物舉其一以明之理不能盡也漸之象卦言女歸爻言鴻漸互相發明无嫌於不同也世率拘於說卦已言之象其所不言者不能明也八卦无鴻而漸稱鴻故知易之象天地萬物之理无不具聖人亦不能盡言姑舉八卦之畧

使後之人知所謂象者如此觸類而長之也

右明爻義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贊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程正叔曰自干之磐又漸進也

正義曰漸之爲義漸之于高故取于磐陸木陵逵以爲喻

耿睎道曰于磐則進得位之象也

林黄中曰艮為石故有磐之象

石明象

朱子曰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

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林黄中曰互體坎為飲食

李季辨曰鴻食則呼衆故飲食衎衎和鳴也進至

磐止而食也所謂君肴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程可久曰酒食者人君所以養賢飲食者受其饗

者也德稱其禄故衎衎而吉

石明占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御寇

贊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

御寇順相保也

李子思曰詩云鴻飛遵渚即所謂干也　又云鴻

飛遵陸亦所以言其飛之漸也

石明象

王輔嗣曰非夫而孕故不育也

王景孟曰三與四俱无其應故以夫婦目之婦人未有孕而不育者得孕於非交所以不育也

石守道曰兩无其應近而相得猶可以同禦寇難

蔺惠卿曰九三六四陰陽當位近而相得恐其各爲六二九五之所寇奪故曰利用禦寇

李氏曰卦以女歸明漸之正又於二體之交別夫婦之爲亦以明君子之進惡不由其道也三與四順

以相與患難相救无相失也

程可久曰征則喪其所承居則物莫能犯

李季辨曰鴈隨陽鳥也卦有三陽五與上在前而此爻處二陰之間失羣鴈也然鴈羣不亂止則相保故利用禦寇

鄭少梅曰三與四氣交於人位故孕若五與二一居于天一居于地應遠而雌雄有別故不孕耳

右明占

毛伯玉曰夫征而不反則婦孕而不育矣其報然
也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其故曰臣
適見鄰之人送其妻歸寧者道見桑婦說而與之
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公悟引師而還未至
有伐其北鄙者故戒之曰征而不復則凶歸而禦
寇則利夫征而婦孕其寇不在外也曷亦自謹其
防庶幾夫婦可以相保也與困之不見其妻其理
亦然爻體艮其性本止而卦體漸其性好進三四

九六往來互居所以有女歸吉之象六居四則成巽婦九來三則成艮夫故聖人戒之曰夫征而不復則婦孕而不育矣謂九三不可往四往四則六歸於三成否也禦寇則情合故利否則情隔故不育而凶唯九三六四相保以禦寇則利征以漸言禦寇以艮言也陸在木之下磐之上自三而往則漸於霄矣漸之女歸正以六四九三各得其位兩无其應而自為夫婦故吉今九離內卦之羣而往

征於外則六歸於三而有應在上非九四之正耦也雖孕而不敢育矣豈不凶乎在卦則欲其進於上在爻則欲其止于下此文王所以演易而生爻也

右明爻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贊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李氏曰鴻雖水居而干般陸陵乃其所止也木非

鴻之所宜也

石守道曰巽為木故有棲木之象

程可久曰鴻足蹼指間有膜不登于木然取象忘筌可也

張子厚曰木非鴻之所居如四之易位而在上也

本坤之爻進而為巽

石明象

李季辨曰四進至巽鴻不能爪木桷木之衡陳者

故亦可止巽體順故為得桷

蘭惠卿曰以否之六三往居于四而言也陰當居下今進而上非其所當往故謂之鴻漸于木然得位居順體巽何咎之有

馮當可曰以六居四而乘九三在巽之木故粗安耳

朱子曰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

案巽為木在艮山之上九三之奇畫衡于下桷之象也得位而體順故九三无相傾之意是以无咎

右明占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贊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程正叔曰鴻之所止最髙處也

程可久曰得位居中雖尊髙不亢陵之象也

李子思曰為髙必因丘陵言其最髙也

石明象

耿晞道曰婦六二也以漸進為三之所難是以三歲不孕也然剛上柔下中正以相與是以物終莫之勝也

程可久曰二五當位非三所能抗終莫之勝是以吉也

蘭惠卿曰三者數之小極然理直道勝讒間終莫能勝之久而必合此其吉也

李元達曰三歲不孕則過三歲有孕之道矣

李季辨曰五漸至陵二己應也在後故不孕然女歸以漸故終莫之勝

毛伯玉曰自二言之飲食衎衎自五言之三歲不孕各以其爻發之也然則婦之所以不孕者以漸于陵之故也鴻陽鳥而水居得水則交接令也漸于陵固宜其不孕也三四之孕互體有坎水五君也夫也亢于上則臣不可得而遽進婦不可得而

遽親也五以陽自亢二以柔自卑能有合乎雖然婦人以一為貞夫雖不愛而婦不可畔久將合矣五行以勝己者為夫勝以不義則為寇終莫之勝謂三之寇也是故于三之漸于陸也則以婦之必畔警其夫于五之漸于陵也則以終莫之勝勉其婦三以報施言五以分義言三輕而五重故也此君臣上下離合之機禍福之決也是以聖人交戒之

郭子和曰女歸之卦故三五皆以夫婦為義

右明占

案三歳自二至五所歴三爻之象也不曰日月以進之漸且難于九三曰歳言其久也然屯之二五不字至於十年則三歳猶未為甚久也屯與漸之時異也況屯言二自臣下言之漸言五自君上言之宜其久近不同也終莫勝言三不能奪之于二也陰陽配合固不可得間于六五九二之合多易

辭六二九五之合多難辭何也六五九二夫下接婦婦上承夫故易合也九五六二夫亢于上婦卑于下故難合也葢九陽而上進六陰而下伏其義如此也

右明爻義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贊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程正叔曰九逵之謂逵見爾雅通達無阻蔽之義

上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他時則為過于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

林黄中曰鴻以漸至高所謂鴻飛冥冥者也

王景孟曰進于上而不失其巽此賢達之高致也

右明象

王介父曰其進也以漸而不失時其翔也以羣而不失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六爻皆鴻也至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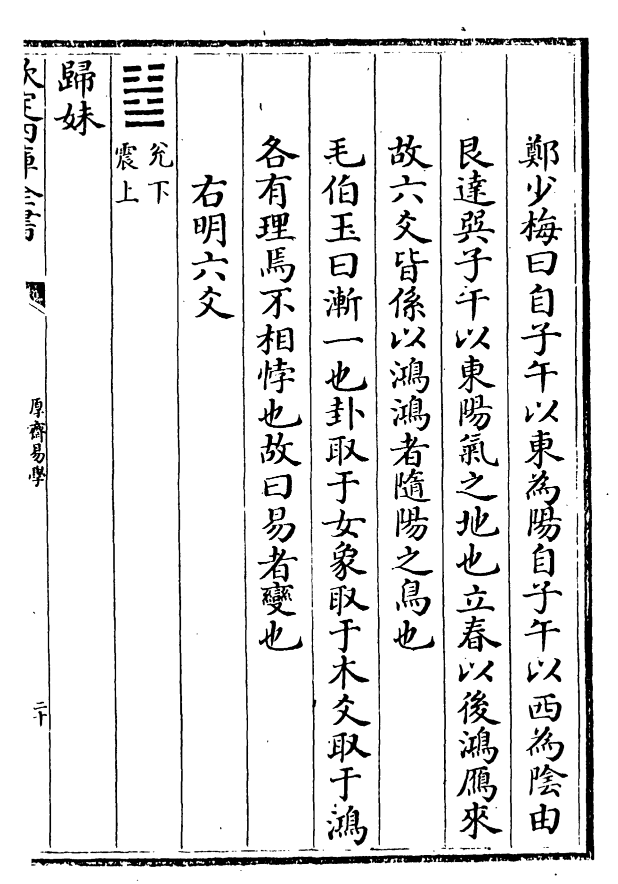
而後曰其羽可用為儀要其終而不可亂也
毛伯玉曰羽者所以飛也其不可亂者在于飛故特以羽言之此六爻所以取于鴻也歟
林黄中曰若直以為羽不取飛翔之義則史稱鴻毛之遇順風亦毛而已矣豈不陋哉
朱子曰雖極高而不為無用之象故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李季辨曰可用為儀如摯見執鴈婚禮奠鴈之類

謂其徳可以配禮也

此說亦通

案自二至逵其進有漸无陵躐失次之患至逵則人皆仰之矣此其羽之可用以為儀謂可則而象之也夫乾之龍至上則亢漸之鴻至上則吉何也乾以六陽剛健而不可御故過高而亢漸以三陰三陽其進有序故至高而吉也

右明占



鄭少梅曰自子午以東為陽自子午以西為陰由艮達巽子午以東陽氣之地也立春以後鴻鴈來故六爻皆係以鴻鴻者隨陽之鳥也

毛伯玉曰漸一也卦取于女象取于木爻取于鴻各有理焉不相悖也故曰易者變也

右明六爻

䷵ 兌下震上

歸妹

贊曰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雜卦曰歸妹女之終也

楊廷秀曰妹之為言幼少之辭也无父而有兄之辭也无父而歸于人孰歸之兄歸之也孰為之兄震是也兌少女震之妹也震長男兌之兄也

說者有三唯此得之一謂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為少女嫁長男然于妹字未安一謂

諸侯一取九女以娣姪從此嫁者之妹娣媵也

然贊謂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則非娣也

案聖人作易人事物理无不備具咸恒言夫婦之情漸言女歸而女之无父者未有其義於是因長兄少女而設爲歸妹之卦漸歸妹皆以乾坤二體三四兩爻相易成卦漸之九自三而往四自内而往外則女歸者女子歸其夫家也歸其夫家必待六禮之備而後行漸之義也歸妹之六自四而來三

自外而來内則歸妹者長兄以其妹來歸其夫者也乾之九自三往四成震則是父往而長兄在也

觀中兩爻之相易昭然義見矣

都聖與曰九四以上嫡之象也六三以下娣之象也或疑爻有三娣字謂妹者娣也殊不知卦與爻異卦以震上兊下為義則長兄嫁妹之謂也爻以上下卦皆為妹則上卦震男之妹下卦兊女之妹也上尊而下卑上貴而下賤男之歸妹則與卦義

同女之歸妹則娣之謂也故初三皆言娣二不言娣而五言不如其娣之袂良則二亦娣也或以卦之妹為娣則於孔贊不合或以卦為嫁女則於爻辭有疑是不明卦爻之不可同論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右明卦用

序卦曰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程正叔曰進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

林黄中曰漸之反也艮反為震巽反為兊以九居五六居二上下之情不交是以謂之漸也以六居五以九居二則上下交矣是以謂之歸妹也

石明卦序

征凶无攸利

贊曰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馮當可曰歸妹反漸故吉凶亦相反

張子厚曰泰之九三進在四故六四降而在三都聖與曰男女之相從正則吉中爻之材剛柔雜居非所謂正如是有行非禮法所容也故征凶夫婦之相與順則利而六爻之材柔上剛下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為非室家所宜也故无攸利名卦以二體其常也彖卦以六畫其變也以不正而征凶則知正則吉以不順而无攸利則知順則无不利由彖所言知其所不言則闡一以知二矣

程可久曰中爻不當位妹歸不獲其所之象故征凶以柔乘剛又有見暴者焉故无攸利

毛伯玉曰卦无他辭唯曰征凶无攸利安有女子之嫁而其凶直如此六十三卦之辭未有此也

又曰所謂永終知敝也　又曰意者卦雖託於歸妹而彖以它義發之故孔子曰位不當也柔乘剛也女居男位是无夫也皆從孔贊妹之再嫁亦可取象

案上下本乾坤純體而九自三往四位不當故征

凶六自四來三柔乘剛故无攸利孔子之論如此
說者以六爻全體言之失其指矣然彖辭无象有
占无吉有凶何也元乃警為人兄者之當慮其妹
之不安於其家邪葢父之於女无所不用其至而
兄之視妹恩少殺矣此聖人之深意不然六十四
卦一卦必有一用不應此卦皆无所用之而妹終
不可歸也孔子固推廣之曰天地之大義也人之
終始也可不重乎不當其位或柔乘剛可不慮乎

此帝乙歸妹之辭所以丁寧切至也為人兄者之嫁妹必若帝乙而後无征凶不利之憂矣上六之象虛筐无血女子之通患也而不言於咸漸亦慮夫兄之不能防之以禮也與

石明卦占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賛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郭子和曰初在下賤者之位也无正應娣之象也

李元達曰娣有弟之道以嫡視娣猶弟也

案兌為少女女之妹也又為妾娣之象也

張舜元曰兌為毀折跛之象也

李子思曰履之六三亦以兌為主故有跛能履眇能視之象

蘭惠卿曰跛者不可以專行依人乃可娣妾之道必承正室以行事則吉

司馬君實曰不正而合是以跛也以娣而行故能

履也所以吉者說以承上也

張子厚曰爻為剛故能履非正故跛

劉氏仲平曰履之三以六居之則不正也在下卦之上則不中也故曰眇能視跛能履孔子曰不足與有明不足與有行也歸妹之初九未中也故跛能履九二未正也故眇能視然娣不敢居中以承嫡无所用其行而相承以為吉幽人以自得為常无所用其明而以為正則利

右明彖占

趙氏曰兊隂卦也隂柔而説則常患乎不正故兊陽爻多吉而隂爻多凶如臨如睽如中孚等卦皆然而履之三爻尤與歸妹相似履之初九曰往无咎此則曰征吉九二曰幽人貞吉此則曰利幽人之貞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此則初言跛二言眇三則反歸以娣亦以六三之柔下如在下之陽爻也　又曰在君子之踐履則以跛眇為當然故析

言於初二其實皆因兊體而為之戒也

李子思曰彖云征凶者以諸爻失位為妄動之戒爻云征吉者以初九能安於畀下而嫡將説而與之偕行也

右明爻義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子夏傳無之字

賛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朱子曰眇能視承上文而言

張舜元曰離為目上彖六三之兊兊目眇之象也

履六三亦然

案爻唯二五相應而中隔九四然終不能絶其應故不能正視六五而旁睨之猶眇者之視也

右明象

李去非曰陽剛而彖陰處静而居内自守窈窕幽閒之中而未得六五之正應若眇其目者而猶能視以繫於五

右明占

王景孟曰不言歸妹與娣者正得下體中位不應取娣象而六五位上體之中既稱其君矣則為嫡者五也二不應復為嫡也居陰守常未適乎外女子之賢明而妹之未歸者故爻辭但以守常為正而以幽人象之

案卦有歸女之義无男女夫婦之義故上下體皆為妹而二五相應六居五九居二非女之於男也

然下卦為女之妹則有娣之象而獨此爻不言娣者九陽剛賢德而明者也二中位陰靜而貞者也以為娣則與五正應非娣也以為嫡則有五在非嫡也故但以其陽明居兊體而以眇能視為象剛中而位陰而以利幽人之貞為占言有望於君而未耦守正於内而未行宜固守其正者也

右明爻義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贊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都聖與曰四以上娣之象三以下娣之象

劉氏曰以柔歸妹内卦之主是將有所須以為嫡者也

朱子發曰初至五體專專須也

張子厚曰三陰本彙征在上今文反下而為兊故曰反歸以娣

張舜元曰約象坎為須髮上豕九四之震震為下

輔須之象也賁之六二亦坎震之象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六三妹也九四所歸者也三之於四也須其聘我而歸之故曰歸妹以須四之於三也以娣而不以聘故反歸以娣

案卦以三四兩爻九六相易而成者也在六位之義三下之終而將以上進者也下體娣也上體嫡也三之六本在上體而今居下之上是須時以上進

不肯為娣而求為嫡者也然九當其前則不容進矣葢陽之性趨上而不肯反歸於下陰之性本下而不能反歸於上故三雖須為嫡於九四而九四反以娣之禮而歸之賛曰未當以爻言之以六居三於位未當以理言之葢謂其本可為嫡而歸以娣禮其禮未當也以六歸四則於位當矣曰未者應須義也

石明爻義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贊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劉長民曰居下體之上位過乎少女是愆期也

張子厚曰九四當速交而為泰今獨後者三須而有所待也

趙氏曰女子以靜正為德處震陽之動而求歸非正也故雖愆期而不可不堅其待時之志

李氏曰已離兊體故曰愆期處動之初非无行也

以剛居陰其志不亂姑有待而已

蘭惠卿曰以剛處陰无應是方正自守而不妄從人者也

李季辨曰歸有時矣是其歸亦不久也

李去非曰霜降逆女冰泮而止今震雷以動愆其期矣雖及春猶可以待其來逆也

案以六位言已過其半是愆期者也然震陽已動雖遲其歸亦有時矣曰遲者以位陰也曰有時者

以震動也天下之理无往不復九終歸三六終歸四也

右明象占

郭子和曰三之與四其不當位相似而辭有不同何哉蠱六三以柔居陽位而又為過中而九四以剛居陰位而有未中之義

劉氏仲平曰以柔居陽其位僭也以剛居陰其志順也彖之贊以位不當釋征凶二爻之得失雖異

而不當位則一故或以須或愆期要皆征凶之義
林黄中曰所以然者上下之交進退之位二爻皆
言歸妹而有反歸遲歸之文九四之義不盡於六
三之文故引而伸之也易之互文見義豈一端而
已哉

案成卦之義固在三四兩爻而在他卦二五豈无九
六之迭居者哉而未必不吉者得中也此兩爻有
過不及之患是以其辭爻雖然彖言不可征而兩

爻无不征之義卦與爻義固不同也

右明爻義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贊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蘭惠卿曰五君位而以陰爻居之女之貴者也

林黃中曰五天位也而六居之豈非王后配天之

象乎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是也古者后夫人

為小君六五小君也下三爻娣也

劉氏曰必其君能推賢讓善而援引其娣者也

王輔嗣曰袂所以為禮容者也

李氏曰泰之六五言帝乙歸妹者人君之事言其以帝之尊而能屈以順應於二也歸妹之五言帝乙歸妹者帝乙之后之事言其得歸妹之道居尊而能屈也五應於二五為女君而二為娣五位尊而飾以陰猶言尊而謙也二位卑而飾以陽猶言

甲而盛也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言六五以貴而行謙之事也

鄭少梅曰卦與泰類而人位兩爻交互有掩袂之象葢天地之義備於人之一身左陽而右陰陰陽之交如兩爻之交也娣位乎下其畫陽也君位乎上其畫陰也易以陽善而陰惡陽貴而陰賤此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

都聖與曰不如其娣之袂良帝乙有是事也

右明象

陳氏樂曰小君之飾不如娣之容儀則陰雖盛如月之望亦保終吉此讀幾作既

都聖與日月者至陰之精而羣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言女君之謙盛而未盈也望則盈矣吉宜家之謂也

右明占

言月望當如陳言吉當如都則其義見矣

衆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湯之歸妹適應此象能如是則小君如月之望並明當天照臨於下何適不宜夫乾坤純體而成泰自泰而九六互居三四而成此卦使九六各歸其位則復為泰矣故泰之六五亦取帝乙歸妹之象夫以歸妹名卦則雖自泰變而泰之取象則當自此卦而復變者言也

右明爻義

上六女承匡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贊曰上六无實承虛匡也

程可久曰三上之應而二爻未嘗相合故曰士曰女而不曰夫婦

張子厚曰爻應皆陰故曰士女曰无實

李氏曰所應者三而居兊體之陰女之象也所須在上而上不足須承筐无實之象也本爻居震體之陰士之象也所取在三而近承九四刲羊无血之象也

蘭惠卿曰女之筐將以受男子之幣而三上无所承无實也男之羊將以備女子之禮而爻下无所應則羊之所刲无血也尚何所利哉陰柔而无陽之應耳

楊廷秀曰三承上卦三有虛筐之象兌為羊

朱子曰以陰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昏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為无所利也

案卦以男女言之上與三應有嫁娶之義而陽實

陰虚血陰類也自應言之上六无陽之實則士无幣帛以實女之虚筐所謂室家不足者也自爻言之六三不相應則刲羊无血葢已死之羊不可用者也是以雖有昏約而不終也或曰六三近承九四有女失身之象故曰无血

右明象

毛伯玉曰卦曰无攸利爻亦曰无攸利不覿之於爻孰知卦之所謂哉

彖卦爻之辭同而指亦同者屯之利建侯是也卦爻之辭同而指不同者此卦之无攸利是也盖卦以六來居三是柔乘剛失夫婦之正故无攸利爻與六二不相應是婚姻不終故无攸利也

左氏傳曰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匡亦无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

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

古之占如此不盡用文王之辭因其事占其象而推其理也然此特其著者耳意亦多支離傅會者故孔子贊易而羣言盡廢也

右明占

林黄中曰陰與陽男女之象今以六三為女上六

為士何所據而云之乎曰易者易也千變萬化而不窮者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如此

右明爻義

槩六爻大抵以下三爻為妹之娣上三爻為妹蓋通卦以妹為象上貴而下賤也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二十八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二十四

經下篇豐旅

䷶離下震上

豐

賛曰豐大也

雜卦曰豐多故也

呂與叔曰豐致廣大也

正義曰凡物之大有二有自然之大有由人弘闡之使大豐之為義乃弘大之大具亨也明以動其大也王假之弘大之義也

李去非曰豐自泰二四相易離明而震動相資以為豐也

馮當可曰上震下離日方生於東光明盛大太平至治之世也

鄭少梅曰東方少陽之震運於南方太陽之離陽氣盛大故為豐

路氏曰陰陽之運至午而亨嘉品彙之生至夏而假大

劉氏曰豐之為大蓋土地至廣民物至繁正明昌盛大之時也

林黄中曰當其蕃衍盛大之時有不期豐而豐者顧所以自豐如何耳豐其德澤豐其典禮豐其賢

材則本益固而末益茂茍或不然豐其宮室豐其貨利豐其子女則其所以自豐乃其所以自㢢也

右明卦義

象賛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右明卦用

序卦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林黄中曰歸妹之豐上震不動下兑為離二三相易而成也少女既獲所歸矣自少而壯則相與成

家之時也震位乎離萬物相見之時取諸豐盛不亦宜乎

右明卦序

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賛曰明以動故亨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蘭惠卿曰豐者盛大也盛大則亨在其中矣

李泰發曰離震於時為春夏萬物豐亨之時也王者之治自天造草昧以至豐而亨則太平極盛周家之業至成王之時也日以烜之雷以動之長養成就物之所以能大也

右明卦象

劉氏曰豐固亨矣凡際天極地皆欲歸吾圖籍則王者尚大當極其至可知矣

朱子發曰九二上行至四王假之也

李泰發曰聖人所憂不在乎未中而常在乎日之既中日之始出則其明未盛日之將昃則其光已虧皆不能徧照天下之大也

耿𦲷道曰豐多故之時疑有可憂者焉

王景孟曰六五以柔居尊位而屬震體有震懼憂虞之象聖人則戒之以勿憂離明在下又勉之以宜日中

都聖與曰六五居尊位大中故有王假之之辭焉

震有憂懼之義而在卦之上者要其終也離為日中之時而在卦之下者原其始也

李去非曰凡易之所謂勿問勿用勿亟勿疑云者皆我不能自決而賴他人之告戒也

毛伯玉曰易者變也蒙有至明之理豐有至闇之寔有餘不足之相生也是故順以巽則蒙中有明豐其蔀則日中見斗明以動故亨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怠而止之則其明索矣故曰王假之

誠能大之則不足者非所以為憂挾其有餘則至足者憂所自始也

林黄中曰當豐之時業鉅事叢朝廷尊安尊則易驕安則易惰驕則日入於壅蔽之域惰則日淪於委靡之塗唯明故壅蔽之患不至唯動故委靡之漸不作原其所以致此者孰使之哉王實大之也所尚者大則其功博所尚者小則其效卑泰之九三曰勿恤其孚晉之六五曰失得勿恤夬之九五

曰有戎勿恤家人之九五曰勿恤吉而豐之象曰勿憂宜日中此五象者皆當文明極盛之時常人之所不憂而聖人以為深憂故其辭曰勿者深切之辭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皆此意也

粢豐本以明而動之卦則豐非自致必有致之者蓋王者大之之所致也然有其大必有以保其大際天所覆皆歸王者照臨之內而有一物失所之患則豐者歉矣此宜王者之所深憂也於此有道焉

可以勿憂宜如日之中普天之下無不燭矣夫六五陰虚非能自豐唯下卦之九往居于四則虚者盈矣此王假之之謂也向也全體離也今上變成震宜有憂矣而勿憂者下卦為晝六来居二為日之中乃所宜也夫豐之為豐離明之義多於震動離在内其位則下六五陰虚柔弱無應懼其勢之下移而子富父貧也故曰假曰憂曰宜皆以六五陰柔之故然離震之性上趨故六五得以為豐大

之主而諸爻无與志也

右明卦占

初九遇其配主唯旬无咎往有尚

賛曰唯旬无咎過旬災也

林黄中曰初九以六二為配主九四以六五為夷主九三上六雖居正應而不相遇焉三折其右肱上闃其無人盖有物蔽之也初當應四二當應五應在遠不可以言遇遇者適相值也遘之訓遇乃

以初六遇九二而他爻爭之則凶今初與二四與五皆以近相值而合夫是以稱遇也或曰睽諸爻言遇皆具應何也曰睽以乖違為義六爻分散而不得相值遙值其配而合焉故可以言遇而况初四皆陽二五皆陰何自而遇哉

李季辨曰六爻以五為主日中之主在五上下五爻皆當歸之初取五遠以九求六配主也

案說者因初四皆有遇主之象遂使迭為賓主然

於象有疑焉唯黄中之説獨得其指夫主云者猶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也配主者二㝏配五居中初之所主也夷主者以六居五夷易之主也初四兩爻无應而二五亦無應故隂陽相遇而以得位者為主

馮當可曰爻處最下其豐未豐非志滿意得者未為豐所蔽故爻不言豐

案卦兩爻不言豐六五不言者以為天下之主而

陰虛歉然賴天下之助以為喜也

右明爻義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賛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朱子曰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闇故為豐蔀見斗之象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

李泰發曰居中守正人臣之盛位卦體為離而處

震下為掩覆之象

林黄中曰蔀覆也所以蔽日也

正義曰離卦之中如日正中

鄭少梅曰卦氣在五六月之交日在柳宿之度而斗指午未之分柳宿之度寔通三辰故有見斗之理日者君之象也斗者大臣之象也而沬者又羣臣之象也日之所躔而斗之所指有臣移君權之意亦有臣代君理之意此太平持盈之深戒也

劉長

民同

郭子和曰日中无見斗之理是之謂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

案豐大明盛之卦爻象乃如此何也卦以九六三四之往来與二體取象而立也然至於爻位則六五在上離日在下不立六五以為之君則勢必下移為侯國封殖自擅其有之象矣立六五以為之君則陰虛不富失豐之義一也陰闇不明失離之

照二也故諸爻自三上之外餘爻皆以趨五為義立之君也離日方中而隂蔽在上故豐其蔀也自離而仰觀則止見九四之陽明而不見六五此見斗之象也

右明象

張子厚曰凡言往者皆進而之上也初九進而上則遇隂而有尚六二既以隂居隂而又所應亦隂故往无所發益增疑疾

郭子和曰用明投闇往得疑疾乃其宜也

馮當可曰爻位正中又居兩陽之中有中心孚信之象

朱子發曰二五相應之地有孚之理

呂與叔曰孚達于外所蔽者必開所疑者必釋故吉

案自離往震自二往五蔀以明燭其闇則疑之斗以日掩其光則疾之唯與二五同德相孚以發其蔀

則蔽徹而象隱疑疾皆消矣

程正叔曰二雖至明中正所遇乃柔闇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已若往求之則反得猜疑忌疾然則如之何而可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

李泰發曰以中正之臣遇六五柔闇之主可以自守而不可以有為往則為主所疾而衆且疾之矣

能以忠信發其疑疾如成王之悔悟則保其終吉矣周公其人也

右明占

馮當可曰六二過初則已豐矣故象言豐

郭子和曰有中正離明之德足以致吉有居陰從闇之義足以蔽明故聖人之辭兩及之豐其蔀外也主在外之事言也有孚發若内也主在已之德言也

右明爻義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贊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李子思曰沛者雲之掩也處離之極過下卦之中將有昃食之患而又應上六陰且揜之故為豐其沛之象

朱子發曰日中當明而反見斗後之小星其闇尤甚

陸希聲曰斗象大臣沬以象家臣

紫爻應上六而偶于六五之重隂故有雲蔽離日

之象其闇又甚於蔀也故不惟見斗而又見其輔

輔小星尤非日中之所可見者而見之闇蔽之甚

也沬在上亦九四之象他无陽明之爻可以當之故

止取斗之小星也以此又可見鄭少梅之說為當

沬不必拘於家臣亦近臣之次者也大抵承六二之

文為象

右明象

李元達曰三有能為之材足以輔上所以有右肱之象

程可久曰折右肱者廢其輔上之材也本爻當位宜無咎矣而上六幽闇不足以有為其象如此

張舜元曰兊為毀折約象兊也

劉長民曰肱取股肱近臣之義

案六爻中初九无位唯本爻有豐大之材而居下

卦之上若足以有為矣而所應上六柔弱窮極重重蔽闇若往從之適足招凶唯有折其右肱以自晦於无用乃得无咎聖人知下卦之終必應上卦炎上之性不可遽止愛惜其材故教之如此

姚氏曰肱當作股若止以本爻上下取象則左九四陽剛不折右六二陰柔可折在下卦股之象也唯以約象兌為毀折取象則陽左陰右九四為左六五為右正當毀折之處在上體乃肱象也

右明占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賛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李氏元達曰六五體柔居上則二為應而四則承之上下異位所覩均也

張子厚曰无應於下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

李氏曰二居於離非終於不明若本爻則以陽居

陰而自為幽故孔子贊之特曰位不當也幽不明也所以别於二

案以六晝之象觀之本爻自應斗象宜未安也然位不當而明自為幽近承六五之蔀則上連六五幽闇不明而本爻之斗見矣故承六二之文而不復别取象云孔子所以贊之以辨其疑也

右明象

蘓子瞻曰四无應而適五五亦坦然受之不吾異

也是謂夷主

李氏元達曰以剛遇柔而六五有常易之德為能用豐焉則四亦得以盡其可行之材矣此遇其夷主所以特異於二之往得疑疾也夷主之象石守道王介甫李氏路氏程可久李季辨皆同

案以有用之材當豐大之世下無其應適逢平易之主可以判幽發明故吉

右明占

路氏曰二與四以體則有剛柔之異以位則有中不中之殊要之有位者无材有材者非其位以此居豐之時不免乎蔽匿之患故皆曰豐其蔀

案九三有材有位亦豐其沛者遇五上之重陰而上无位而窮非六五之比也

程可久曰六二往得疑疾本爻則吉行者遠近之情異也

右明爻義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贊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毛伯玉曰自二言之五為甚闇故曰見斗自五言之二為文明故曰来章章者二之明也来者五也

張子厚曰爻曰来章反比賢則明也贊曰有慶得配於四也

案凡曰来者皆自外而之内五之四之二皆来也今四以陽爻居陰位章也二以陰麗二陽亦章也

二有孚發若而四乃遇其夷主則以當豐之世六五陰虛柔暗有賴于兩爻之助也曰慶者以四言也君臣相得之辭也曰譽者以二言也二多譽故蠱之六五下應九二則曰用譽坤之六四不在二位則曰无譽是也張子厚毛伯玉二家各得其一合而觀之可也

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五无虛已下賢之象聖人設此以爲教

朱子曰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

郭子和曰聖人貴夫持盈而不以豐大為務故書有招損受益之戒而易著豐蔀豐沛之失六爻之中稱豐者皆無善道而六五不言豐獨為可尚也

李仲永曰二三四皆稱日中而有所蔽唯此爻不稱日中蓋宜日中而无所蔽也

案日中六二之象六五有日中之位彖所謂勿憂者為此爻而言則日中之象雖在六二而中正相

應實此爻之所宜也

右明爻義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贊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朱子曰以陰柔居豐之極處動之終明極而反闇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

石守道曰窮大者必失其居聖人戒其過盛也

揚子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為盈為寔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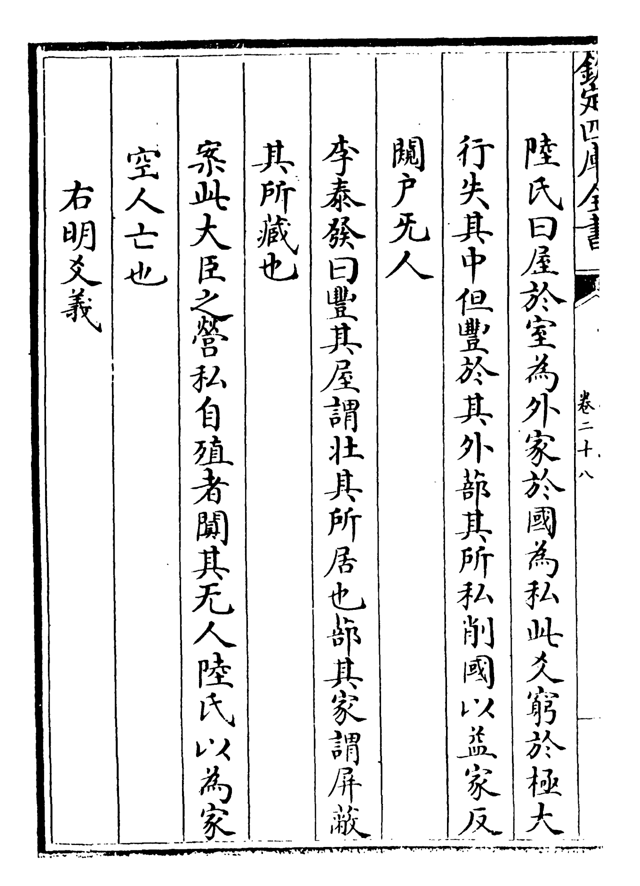
右以本文明象占

路氏曰居一卦之上而位極其髙故曰豐其屋體隂柔之質而材蔽於闇故曰蔀其家无剛明之材以用下而且窮大以失其居焉九三雖應於下彼孰肯為之應哉此所以闚其戶闃其无人而三歲不覿也

耿睎道曰豐其屋則外高亢矣蔀其家則內幽闇矣是以九三折其右肱而終不為之用闚其戶闃其无人也

程可久曰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言不得九三之助也戶陽數奇九三之象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九四非應而必來本爻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斷也

右以九三明象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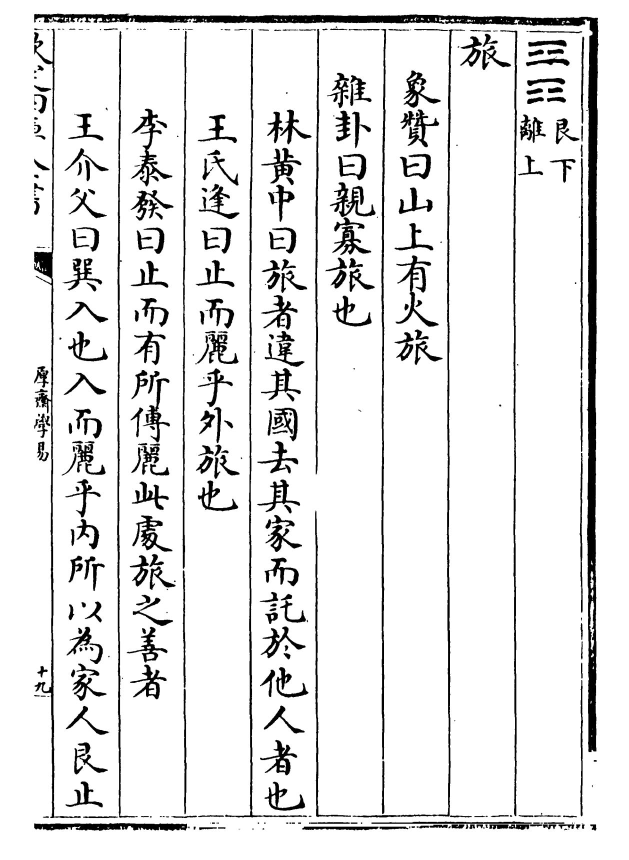


陸氏曰屋於室為外家於國為私此爻窮於極大行失其中但豐於其外蔀其所私削國以益家反闚戶无人

李泰發曰豐其屋謂壯其所居也蔀其家謂屏蔽其所藏也

豕此大臣之營私自殖者闃其无人陸氏以為家空人亡也

右明爻義



䷷ 艮下離上

旅

象贊曰山上有火旅

雜卦曰親寡旅也

林黄中曰旅者違其國去其家而託於他人者也

王氏逢曰止而麗乎外旅也

李泰發曰止而有所傅麗此處旅之善者

王介父曰巽入也入而麗乎内所以為家人艮止

也止而麗乎外所以為旅

朱子發曰否之變也剛當居上柔當居下六居五失其所居而在外旅也

楊廷秀曰内為主外為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

李季辨曰古者四民商居其一洪範八政繼食以貨盖懋遷有无阜通貨賄亦有國者之先務也凡旅行者為商坐者為賈總名之旅也

李子思曰死徙无出鄉者故旅之名不見于古因商而稱旅乃四民之賤者也自三代衰諸侯各自爲國而大夫士不得志於國者違之於他鄉然後僑旅之名始興以至於國君公子之徒失國失位而奔走於外者比比有之故雖爲君而猶不免旅則是舉天下皆旅矣

案畫卦而重始于包犧文王特因所命之名而系之辭者也則商旅之懋遷自古然矣若夫諸侯大

夫之至王廷朝方岳自相朝聘所謂四方之賓客行人凡託宿於道路館舍者皆有旅義以至國君失國大夫士去位違之之於他邦者雖盛於晚周而太康失邦十旬弗反之事自夏已有之文王觀卦爻之象以旅者四民之賤乃取下三爻為義而諸侯大夫士之旅於上卦之爻或寄其象而亦不專指也以卦變言之六自三往五五卦之主也而三往居之客於外之象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右明卦用

序卦曰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程正叔曰豐大至於窮極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

林黄中曰離反居上震反為艮上下相反而成也

郭子和曰豐之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

无人而旅之象已形焉所謂窮大者必失其居也

右明卦序

小亨貞吉

贊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三字衍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胡翼之曰羇旅之義輔已者少其志不得以大通故曰小亨

郭子和曰大有之所以為大火在天上是以元亨

則火在山上宜其小亨矣

程可久曰柔得中乎外非大者之事故曰小亨

耿睎道曰旅貞吉者旅之貞吉耳非所謂光亨貞吉者也

李季辨曰旅有二義有出塗之旅行商是也有坐肆之旅坐賈是也小亨在外之旅出塗者也貞吉在内之旅坐肆者也内旅貴處艮止之義外旅貴出離明之義明而出則亨止而處則貞

都聖與曰言小亨則旅之為道不利遠者而非可以大有為也言貞吉則止非利有攸往之材而旅亦非其時也

諸儒之說不過出入孔子之贊蓋卦以六五為主則為小事之亨次以艮之九三為彖則以得位之貞為吉隂為小陽以居上為貞當位為吉也以理言之羈旅之人无大亨通故所亨者小而易至謟巽故守正則吉也

右明卦象占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贊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馮當可曰所處最下道途負販之民也

李子思曰初本艮體安止於下而九四離體炎上而不下應殆將孤處而為末利之所昏志窮以召災者蓋可必也

程正叔曰災眚對言則有辨獨言則謂災患爾

寀在下无應援躬自負戴其貨寶而瑣瑣之聲聞於外盜斯奪之矣㦲乃其所自取也

右明象占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贊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家曰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其資

初者卑賤二得乘之故得童僕處中得位故貞張子

厚同

馮當可曰上无應故懷其資而不售

程可久曰臣有位妻有家子有親故於旅之在下者稱童僕焉

林黃中曰即次而懷其資待時之義也時則未可以亨而有次可安有資可鬻有童僕可賴貞固守之斯善矣不言吉者旅於他邦无咎幸矣何吉之云象之所謂吉者要其終而言之也

李季辨曰在内為坐肆之旅此爻當之可以貞守

之而无憂也

即次則畀於初之在途矣懷其資則无初之瑣瑣之聲矣得童僕則不自負戴矣爻當其位即次也承陽而无應懷其資貨而未售也初在已下得童僕也居中得正貞也艮止於内季辨之說或然

右明象占

吕與叔曰以柔无所不順羈旅之安莫甚於此

右明爻義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贊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李子思曰接上卦之離故次則焚過剛則无徒故童僕則喪二之貞无尤而此爻之貞則厲者剛過而不中非旅之道也

張舜元曰初雖同體為六二之所得喪其童僕也

李氏曰雖於爻為貞而於旅為厲

案下卦終則進上卦而艮止于下不與上接故九四之情近不相得雖陽得位可以即次而離火焚之矣九反親二而初六在下已歸于二而不可得奪故雖有童僕而喪于六二矣陽在艮卦之上又居陽位貞也而位多凶非旅卑巽之義厲也此爻淞六二之象生文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以九居三全反旅道以此為旅雖貞亦

嗝

右明爻義

九四旅于處喪其齊斧我心不快

贊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喪其齊斧心未快也

蘭惠卿曰處者有暫而不久之意非若六二之即次也

李子思曰以陽居隂處而不行者也故其心不快也王氏逢同

程正叔曰我者指本爻而言

案旅以行爲義處而不行非旅之亨也喪其齊斧无以自防故留滯也雖資貨具在未至憂傷而我心終不快也離麗則不能行陽居陰位得所處之象也以剛而居陰位喪其齊斧之象也四心之位火性剽疾位陰而失其剛利不快之象也

右明象占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贊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林黄中曰離為文明為飛鳥為弧矢故有射雉之象

馮當可曰六自三而升直入于二陽之中猶射雉而貫其中也離為雉明六五自三来也

朱子曰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程正叔曰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

旅矣

案三畫之離性介而文明雉之象也然離之所以為離者以六五麗乎二陽之中也六非本居五者也自坤之三而上之射雉之象也六射中五則九遯而下居三矣上卦本乾三陽奇畫駢置三矢之象也中一奇畫之下為艮一矢亡之象也有譽者陽也謂亡矢也出命者君也謂五位也九雖亡易窮則反九終歸五則有譽矣五終居九則有命矣

為旅而至天位有客食王朝之象故有譽命言有

君也故贊曰上逮也

右明象占

李季辨曰上為在外之旅乘時射利者也如射雉

然不斬一矢之亡然後可以得禽必委千金之資

然後可以謀什百之利旅之善者也故終有以當

富商巨賈之名

易之道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象立於此意

皆旁通不旁通不足以盡意也凡在旅者即此象可以推其時物不止為商旅而已也李季辨特止以卦體為說爾

程正叔曰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不取君義

蘭惠卿曰衆旅人之主也

李氏曰旅以麗乎文明為正四為未及上為已亢五適文明之時故為射雉

右明爻義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贊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林黄中曰離飛鳥於木為科上槁鳥巢之象炎炎之極則有自焚之禍矣

程可久曰巢言居之亢也

李泰發曰鳥之巢木猶旅人之託迹於傳舍也巢者鳥所託以棲息者也今處離上是巢而遇焚失所棲息之象也

右明象

李季辨曰五既得譽命可以守貞矣而利心无厭乃焚其巢方其焚也以身免為喜及其定也資貨皆喪莫之追悔故後號咷牛所以載資貨也牛喪則資喪可知聖人設此義而後世謀利者莫不脗合

馮當可曰牛在易野為旅者當隨其資畜共處則无喪矣置牛於平田易野而自居於高險之上與

牛相遠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張舜元曰火有聲爲笑號之象離爲牝牛

案六五約象兊兊爲口舌號笑之象焚其巢者上

九也旅人六五也見上九之焚其巢故先笑之既

而焚喪之極與之同體故後號咷牛離全體之象

易九之象所謂乾以易知卦有大小辭有險易易

皆指陽也牛喪于易亦鳥自焚其巢之象大抵旅

貴卑巽故位隂爻柔多言吉

右明占

林黄中曰三與上應皆以剛居上而無相與之情故三焚其次上焚其巢三承九四之離為他人所焚也上焚其巢者自焚也三之焚其次則巢尚在也喪其童僕則牛尚存也巢在則有可歸之理牛存則有行之資今也巢焚而牛喪欲歸而無其所欲行而无其資凶斯至矣

李仲永曰同人親也故先號咷而後笑旅寡親也

故先笑而後號咷

右明爻義

李子思曰旅之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爻皆不安序卦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從可知矣

林黄中曰旅者去國之人也故剛而上者人之所託也柔而下者託於人者也是故旅之諸爻以陰託於陽下託于上者得其所託者也以剛託於柔以上託於下者失其所託者也

趙氏曰六二六五柔得中位旅之正也故能即次而有懷資童僕之用射雉而終以得人之譽得上之命初六九四不及乎中者也九三上九過乎中者也旅之道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則剛必自折所以在内在外皆貴乎中也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二十八